

明

史

明史卷二百四十五

列傳九十六

段堅

劉禹錫

白良輔羅

倫

崇樂

莊景

黃仲昭

宋端儀陳

選父員翰

賀欽

陳茂烈

周

瑛

張吉

丁瑛

段堅字可大蘭州人平歲受書即有志聖學舉於鄉  
卒業國子監景泰元年上書言王振以刀鋸小人竊  
國大柄幸蒙天誅已赤其族彼同惡之人散在四方  
肆虐猶故不悉正刑章志何由止且奄侍預政國命  
必危况可授之兵柄如改西天下重鎮兩寧蕃族雜

居今悉令宦者鎮之臣恐軍民蒙害將帥掣肘將來  
西北多事必自此始竊見宦官用事每著譏前史臣  
不欲後之觀史者亦猶今之掩卷太息也請悉徵還  
四方監軍覆闡聞之役近異教盛行竭民膏血以祀  
寺觀不知梁武佞佛餒死臺城宋徽好道隕身沙漠  
果何益哉請罷天下佛老之宮選天下僧道以資軍  
伍即以天下尼師女冠配之戶口既蕃武備亦足陞  
下何憚而不為此章下禮部革不行五年舉進士授  
福山知縣崇禎中五教以德化民刊布小學俾士民誦  
誦福山谷素通至是一變窮版僻溼皆有誦聲成

化初勅賜旌異尋起擢萊州知府期年化亦大行以  
憂去服除改知南陽慨近世風教衰歇父兄訓督子  
弟及有司鄉里所推尚率取科舉業無有明經飭行  
者致風俗日偷乃召州縣學官具告以古人為學之  
指使轉相勸誘創志學書院聚秀民講說五經要義  
及濂洛諸儒遺書又建節義祠祀古先烈女由是士  
奮於學里俗亦淳堅不以煦煦為仁去豪強貪墨必  
盡而訟獄徭賦務底於平居數年頌聲大作然堅自  
知道不合時竟引疾去士民號泣送者踰境不絕及  
聞其卒祀之志學書院又別立祠春秋祀之堅之學

私淑於河東薛瑄務致知而踐其實不以設聞取譽  
故能以儒術飭吏治其門人王鴻儒曰使南陽人士  
知有正學而羞功利知有二南之化而耻滌荒蓋自  
吾師始予吳進士翰林檢討諱附焦芳劉瑾預修孝  
宗實錄徇芳意願倒是非全到反目不敢爭瑾敗落  
職廢其家聲焉

聞高錫字子與洛陽人九歲喪父毀髮滅性以會試  
乙榜除易蔡訓導聞母訃徒步奔歸廬墓側被控聞  
詳這講濂洛之學慕之偕同邑白良輔性受業得其  
指要考功員外郎聞州紀振賢之薦為其州訓導從

學者如市州人士化之有不平輒漸曰吾無以見聞  
先生天順初李賢薦為國子學正疏言國學教化之  
源禮義所自出近諸生多懷倖進廉恥道喪其甚者  
爭躐取出身而樸者終淹皓首請遵國初學規務責  
實行置通知文薄併書入學歲月俾先後甲乙萃然  
可較然後撥送之序明蹂躪之塗塞尋遷監丞七年  
試院災舉子多死者錫言被難之士多懷才願試之  
人一旦無辜忽罹灼爛致士子踰垣而出咸有反心  
環視而嘆多挾去志請悉賜為進士以慰其魂給事  
中何琮等劾為錫形容過情奏對失實遂下詔撤摘

徽州府經歷諸生伏闕乞留至再皆不聽尋遷南京  
國子助教初禹錫為學正嘗請復設京衛武學憲宗  
立始行其議召禹錫為國子丞掌其事遂嚴立條約  
奏請入學二年以上學無成效者做文生例追其月  
廩為是人人自勵服習其教吏部尚書姚夔知其賢  
擢監察御史督畿內學政禹錫於是勵名檢抑浮華  
取濂洛諸儒遺書為士子講說士多興感疏請登場  
生諸弊皆報可其官始終以教士為職所成就人才  
甚衆成化十二年無疾卒文武門人相與殮而歸其  
喪為錫學有師承躬行深造以明道淑人為務瓊臨

波之歲為錫方從侍為手編其讀書錄及河汾詩文  
至今薛氏之學稱為錫高弟子良輔字克佐景泰  
初進士為御史出按山西有風來劾按察司俞本不  
職為所訐俱被徵貶連城知縣成化中以廉能擢太  
僕丞

羅倫字彞正吉安永豐人五歲嘗隨母入園收果長  
幼競取倫獨賜而後受家貧使樵牧則挾書誦誦不  
綴年十四即授徒以資親養暨為諸生勵志聖賢之  
學書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年知府張瑄賢之  
憫其貧命知縣周之兼謝不受居父母喪甚謹踰大



祥始食鹽酪成化二年廷試答策萬餘言五斤時弊  
名震都下擢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踰二月大學士  
李賢奔喪畢奉詔還朝倫詰賢沮之不聽乃上疏曰  
臣聞朝廷拔楊漣故事起復李賢竊謂賢大臣起復  
大事綱常風化繫焉不可不慎震陛下制策有曰朕  
風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于上風俗厚  
于下竊謂明人倫厚風俗莫先于孝國非此無以為  
國家非此無以為家人非此則禽獸而已其在禮子  
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所其門子夏問三年之喪金  
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

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於賢以金羊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大為人君當奉先王之禮敬其臣為人臣當守先王之禮事其君昔宋仁宗嘗起復富弼矣弼辭曰不敢遵故事以違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起復劉珙矣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羊之名私竊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嘗以故事強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冊書之為盛事也木夫傳之為美談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

移于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王黼史嵩之陳宜中  
賈似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復然天下壞亂社稷傾危  
流禍當時遺臭後代無他君不教臣以孝臣無孝可  
移于君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  
留口實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得以言事使賢于  
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  
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  
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亡益也且陛下無謂廟堂  
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水之方圓孟實  
主之臣之直佞君實召之陛下誠于退朝之暇親直

諫博洽之臣講聖學君德之要詢政事得失察民生  
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盛衰念獨信之偏見納逆  
身之若言則衆賢羣策畢萃於朝又何待達先王之  
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後天下可治哉夫賢之起復  
猶可諉曰負天之重也此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  
典播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跡踰廟堂不  
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闕耶且婦于舅姑喪亦三年  
孫于祖父母服則齊衰奪情於夫初無預其妻奪情  
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還乃號於  
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命不許難三及童子臣知其不

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己者不能直人忘親者不能忘君陛下何取於若人而起復之也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為非且從而贊之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恐聖明之朝致非常之壞風俗之弊一至此極也願陛下斷自聖衷許賢歸家持服其他已起復者仍令奔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變亦從墨衰之權使任軍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朝廷端則天下士大夫法則群臣

政人倫由是明風俗由是厚矣既以忤旨謫福建市  
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疏救不報尚書王翱以文彥  
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  
以效之竟不能用亡何賢卒明年以學士商輅言召  
復原職改南京居二年引疾歸遂不復出當倫為提  
舉時御史豐城涂棨巡按福建司禮中官黃賜延平  
人也請見棨不可銜之北至發泉州知府李宗學受  
賕狀宗學訐棨賜從中主其奏兩人俱被徵詞連倫  
當并逮詔獄主者曰羅先生可至此乎即日鞠成上  
之倫得免棨亦復官其見重於人如此倫為人剛正

奇偉嚴於律也義所在毅然必為於富貴名利泊如也里居倡行鄉約相率無敢犯衣食租稅或遺之衣見道強解以覆之欲置田贖犍力不足有司助以堂食錢不納農留客飯妻子貸粟隣家及午方炊不為意以金牛山人跡不至孫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十四年卒年四十八陳獻章嘗稱其志如青天白日莊景亦曰高風直節當今一人而已嘉靖初從御史唐龍請追贈左春坊諭德給文毅學者稱一峰先生嘉天順四年進士成化中嘗言祖宗朝政事必與大臣面議自先帝幼冲未能裁決於是柄國者慮

其缺遺假簡易之辭以便宣布凡視朝奏事諭旨輒曰  
所司知之此一時權宜非可循為定制况批答多叅以  
中官內閣或不與尤幸祖制乞復而議杜蔽壅之弊憲  
宗不能用終廣東副使

莊永字孔錫江浦人自幼豪邁不群嗜古博學舉成化  
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編修章懋黃仲昭  
疏鍊內廷張燈忤旨廷杖二十謫桂陽州判官先是修  
撰羅倫亦以言事被黜時稱翰林四諫尋以給事中毛  
弘御史陳壯等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居三年以母憂  
去繼丁父憂居喪哀毀喪除不復出卜居定山餘二十



年廿貧樂道學者稱定山先生。廵撫王恕嘗欲葺其廬，  
辭之。某持身嚴，伊川接人則慕明道，生平不尚著述，有  
自得輒見之於詩中。外論薦章十餘，上部檄屢趣之，俱  
不赴。大學士丘濬素惡某語人曰：率天下士背朝廷者，  
某也。弘治七年有薦某者，奉詔起用。某念前此部檄耳，  
今既奉詔而濬又當國不出，且得罪，乃強起入都。此謂  
吏部別長楫不拜尚書耿裕延接甚恭，或謂某過俗。某曰：  
茅求不失已足矣。大學士徐溥重某語，部中劄寶曰：定山  
故翰林，復之乃協。與情濬聞之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乃  
復以為行人司副。俄遷南京吏部郎中，未幾得風疾。明年

乞身遂歸而部臣不為奏又明年京察尚書倪岳以  
老疾罷之居二年卒年六十三與羅倫陳獻章友善  
獻章嘗曰定山灑落有壁立萬仞之志他日足擔負  
斯道天啓初追諡文節

黃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性端謹年十五六即有  
志正學登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章懋  
莊景全以直諫被杖謫湘潭知縣在道用諫宦言改  
南京大理評事兩京諸司隸卒率放還而取其月錢  
為故事惟仲昭與羅倫不取每讞獄不為勢屈一御  
史報子弟取賂刑部曲為地仲昭平駁正之有羣掠

民婦搏鬻者卻止坐首惡一人仲昭請皆坐遂正其  
罪建遺父母喪不離苦塊者四年服除以親不待養  
遂不出弘治改元御史姜洪疏薦吏部尚書王恕微  
有司敦趣比至却恕迂之大門外揖讓升堂相向再  
拜世兩高之除江西提學僉事嚴明無所假借誨士  
必以正學士莫不率服其教久之再疏乞休日事著  
述學者稱為朱軒先生卒年七十四仲昭祖壽生翰  
林簡討有學行父嘉來鹿和縣多善政兄深御史深  
子乾亨行人使滿刺加沒於海乾亨子如金廣西提  
學副使希雍蘇州同知仲昭孫懋憲南京戶部侍郎

周邑朱端儀字孔時為人凝重嗜學舉成化十七年  
進士官禮部主事雲南缺提學官部議屬端儀偶為  
吏所洩端儀曰啓事未登已喧傳衆口人其謂我干  
乞乎力辭之已進主客員外郎貢使以贄見悉却不  
納先是端儀在國學為祭酒丘濬所知及濬柄政端  
儀未嘗一造其門濬憾焉會廣東提學優缺部以端  
儀名上濬竟阻之後濬卒始以按察僉事督廣東學  
校力祛積弊抑奔競時望鬱然卒官端儀富著述嘗  
慨建文朝忠臣多湮沒乃搜輯遺事為革除錄建文  
忠臣之有錄自端儀始也端儀祖勸沐陽訓導父汝

勤國子助教並以善教聞子元翰潮陽知縣有善政  
為奸人陳光所陷下獄除名邑人為立祠奉祀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父員韜宣德五年進士授江西  
新城知縣以才調繁永新擢御史出按四川黔貪獎  
廉雪死囚四十餘人番寇肆掠撫之立散正統末  
大軍征鄧茂七命員韜往撫其民被誣為賊者立  
辨釋之得全者千餘家都指揮蔣賁要所部贖都督  
范雄病不起治軍守勅罷之遷擢廣東右叅政遷福  
建右布政使廣東值黃蕭養亂後而福建亦寇盜甫  
息員韜督拊循俾至得士民心選自幼端慈寡言笑

烈聖賢自期天順四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授御史巡  
按江西風紀大振貪殘吏屏斥殆盡時人語曰前有  
韓雍後有陳選然選務持大體監司或以素服見選  
曰悅不以道選不願也人臣親君服必視其品獨殺  
於御史前乎廣東寇流入贛州奏聞不待報遣兵平  
之憲宗即位兵部尚書馬昂坐擅役官軍修祖墓回  
奏不實工部侍郎吳復既得請致仕復令所督柴夫  
奏留鴻臚卿齊政當帝召儒臣於御屏後有所顧問  
輒傳呼退班而侍郎御史不舉奏選俱劾之修撰羅  
倫以言事謫官學士倪謙錢溥以中旨召用亦皆抗

章論列言雖不盡行一時憚其風采已而督學南龔  
惠士習浮夸欲範以古禮先頌冠婚祭射儀於學宮  
令歲時肄習選每按部至諸生相率行禮於前周旋  
藝折絃管立登洋洋翼翼數十年未嘗有也作小學  
集註以教諸生欲令措之踐履常止宿學宮夜巡行  
兩廡察其誦讀由是諸生競勸文教大興除試牘糊  
名之陋曰己不自信何以信於人張職三年憂楚不  
用而人畏之若神明咸化六年遷河南副使尋以選  
為教改督學政立教一如南龔學者咸虔得師時法  
並被命出巡都御史以下皆拜謁與獨徐入長揖直

曰君何官選曰提學副使直曰能大於都御史耶選  
曰提學何可此都御史也業忝人師不敢先自詘辱  
選詞氣嚴正而諸生亦羣集署外直氣懾遠好語道  
之久之進按察使既上明日即決遣輕繫數百人重  
囚多所平反囹圄為空治尚簡易獨於賦吏無所假  
然受賂百金以上者坐六七篋而止或問之曰奸人  
惜財亦惜命若盡挈所賂以貨要人即法撓矣歷廣  
東左右布政使嶺南若鎮守中官擾民選嚴條約革  
和買賦泛役犖屢火水具狀不待報報發粟賑之二  
十一年詔減省貢獻而市舶中官業奏乞均徭餘



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送持詔書爭之帝命與其半春  
由是怒選會番禹知縣高瑤沒春通番貨鉅萬都御  
史宋昊等不敢詰選獨道檄獎之且聞於朝著人馬  
刀麻私來市場詭稱蘇門荅刺使臣欲入貢春利其  
厚賄將許之選發其偽立逐之去春益怒檄馬兒罕  
使者自甘肅貢獅子將取道廣東浮海歸云欲往滿  
刺加更市以進選疏言不可許恐貳笑外番輕中國  
帝維納其言然心銜之春憾選甚又知選失帝意亟  
奏選朋比貪墨諸事詔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  
御史徐同愛訊之同愛畏春不敢真選有所熟吏張

聚意其怨選引令誣証裝堅不從同爰執裝拷掠無  
異辭竟坐選如養奏遂與瑤俱被徵士民數萬號泣  
撫留使者辟除乃得出行至南昌病作行阻其醫藥  
竟卒年五十八編修張元禎家居為選治喪殮以疏  
綌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平清儉絕俗殮以時服公  
志也聚聞選死哀悼乃上書曰臣聞周公四國之謗  
上疑於君魯參三至之言內搖其母豈成王不明魯  
母不親哉口能鑠金毀足銷骨也竊見故罪人選風  
崇正學雅抱孤忠才處群邪之中獨立衆憎之地太  
監春通焉賤露知縣瑤松法持之選移文弊借以激貪

愾因賢監司事也爰及同愛怯勢養奸致善橫行胸  
臆穢蟻清流勘官行順指銀鍊竟無左証臣本小吏  
註誤觸法被選黜罷選無他心臣甘沒齒養意臣憾  
選厚賂啗臣臣雖齊役敢昧素志養知臣不可誘噉  
行等遠臣致理拷掠彌日臣思死籲天終無異口行  
等乃依傍養語文致其詞必如所云是毀共妻為夏  
姬詎伯夷為莊騶也選故剛正不堪屈辱憤懣旬日  
嬰疾而殂行幸其殞身阻其醫療斃命之日竊養報  
養小人佞毒一至於此朝廷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  
暴亦安用此輩為也臣擯斥罪人東萊田野百無所

圖誠痛忠良銜屈而為聖明累也不報負韜父子皆  
持操甚潔而負韜量能容物選務克己因自號克菴  
遇物亦稍峻人謂負韜德性四時皆備選則得其秋  
馬嘗割田百四十畝贖其族人暨卒族人以選子戴  
貧還之戴不可而止弘治初主事林沂疏雪選寃詔  
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益忠愍

賀欽字克恭廣寧後屯衛人少端敏讀近思錄有悟  
遂志聖學成化二年舉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四年四  
月以旱霖極言天變可畏民命將絕請帝省躬求諫  
絕宴遊止濫賞嚴邪正之別通上下之情傳澤宮闈

勤御經筵中戒廷臣共新庶政疏入未報會欽全官  
胡智董昊亦以為言帝不悅命自今言官上章務參  
衆議毋執己見於是欽等遂引罪乞罷不許會陳獻  
章會試入都欽聆其言論嘆曰至性不顯賢藏衿獲  
世即用我而我冀以為用即日辭官師事獻章既別  
肖其像歸奉之家食二十年學益淵邃中外交薦皆  
不起弘治改元用薦起陝西叅議以老病懇辭且陳  
四事一資真儒以講聖學經筵之官等於師友當博  
訪真儒籍之終沃不宜濫厠俗學徒應故常二薦賢  
才以輔治道檢討陳獻章學術醇正誠當世大賢宜

侍以非常之禮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侍經筵使養  
君德其他山林下位但有格君之德經世之才如獻  
章者令群臣廣行薦舉以禮敦聘做程子養賢之法  
置延英院處之俾討訂典禮參議政務三遵祖制以  
處內官祖訓內官之職不過供灑埽司啓閉而已近  
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汝直尚銘梁  
芳陳喜輩陷君悞國盡政賊民宜深鑒其弊內不可  
使預政事外不可使握兵權四興禮樂以化天下今  
僧道寺觀相望邪說惑世民間乘喪嫁娶顯用鼓吹  
家廟之祭不設木主崇信巫覡身尚禱祠妖聲艷詞

壞人心術徒隸娼優被服錦繡士鮮廉恥民習驕侈  
乞申明祖宗之法舉行家禮之儀書奏帝不能用聽  
其辭正德四年劉瑾括遼東田軍民驚恐謀亂遂肆  
剽掠相戒毋入東街驚賀給事欽聞之急往開諭令  
毋殺人衆頗從其言已而鎮城發兵將至衆懼趨跪  
欽里門乞牧欽曰吾固知有是也雖然汝不殺人誰  
則殺汝是在我而已衆散去遂定欽學務為己踐履  
篤實初歸閩戶不出有來學者輒辭之曰己之不治  
何以治人既而從遊者甚衆惟敬以躬行小學率循  
白鹿洞學規由是鄉人多興於行義此卒相率祠之

凌溪釣臺其所居在醫無閭山之西學者稱醫閭先生子士誥舉於鄉能傳父學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其身不仕天啓初遭盜欽恭靖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本軍家子也幼孤代父役勵志讀書每至夜分祖母憫其弱屢止之乃惟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日省非切務擬作省克錄自致祖母卒易所居營葬芥葬其父躬負土石墳成越日一視哭盡哀舉弘治九年進士出使廣東師事陳獻章獻章誨以靜一茂烈退作靜思錄為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



誠不事鞭朴民自不犯時知府政嚴茂烈輔以寬上  
下胥悅赴京至淮之寒具凍幾死所知獲以表獲免  
十六年授御史衣食陋菲卽令蕭然若寒士而風裁  
特增戶部尚書侶鍾子受賕禮部尚書掌太常寺崔  
志端以道士進不協人望茂烈皆劾之鍾竟罷去尋  
以母老乞終養歸力供甘旨短牀敗席夏不能具惟  
帳身治畦妻子操井臼知府遣二力助之茂烈曰是  
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還之日坐一室究極聖賢  
道者旨趣以自體驗有得卽錄常曰儒者有向上工  
夫詩文上第耳正德五年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貧奏

權履晉江教諭資其祿茂烈辭不赴既而布政使陳  
珂接侍郎滿禮例奏給月廩詔月給米三石復疏辭  
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達微臣亦荷收  
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廩餼儉  
薄故臣母以臣家食為安而臣亦易以給養非誠有  
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備負米甘以為親臣  
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艱苦俯至臣雖勉勉未  
報涓埃且臣母年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臣之竭力尚  
恐不及何敢上煩官帑詎不許茂烈以母老未有嗣  
息日夜為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

遂卒年五十八同邑林俊為治喪置後十一年以清  
軍御史王應鵬言詔樹坊表宅里祀之鄉賢祠卹其  
家

周瑛字梁石莆田人好讀書期年過四十始仕己登  
成化五年進士知廣德州自謂所志不遂乃以儒術  
見之政事念民感鬼神不知葬祭法又好溺女皆著  
論曉之民多從其化居九年以善政聞賜勅旌異遷  
南京禮部郎中出為撫州知府興水利均徭輸行保  
甲民胥便之而憲宗有不悅者乃調知鎮遠秩滿省  
親歸弘治初袁都尚書王恕賢瑛起四川參政久之

進右布政使威有善績尤勵清節布被瓦器處之怡然南京給事中楊廉御史李清等交章薦大臣亦多知瑛而瑛以母喪歸服除遂引年乞致仕孝宗嘉之詔進一階正德中卒年八十七瑛始與陳獻章友獻章之學主於靜瑛不然之謂學當以居敬為主敬則心存然後可以窮理自六經之興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窮積累既多則能通貫而於道之一本亦自得之矣所謂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也學者得翠渠先生予大槩登進士未仕卒

張吉字克修餘千人幼有異質入家塾見諸生各治

一經慨然曰士當五經並習聖人之言豈亦有去取  
耶乃盡購諸經讀之舉成化十七年進士除工部主  
事益勵名檢二十一年星變疏請親賢圖治修德遠  
奸本極言李孜者繼曉之罪請誅斥以回天意帝怒  
留其疏不下居數月密諭吏部速誦之乃以為景東  
通判景東雲南絕徼土官陶氏世為知府俗鄙戾古  
教似禮義又有罪者薄責之約無再犯陶氏見吉不  
揚家欲為置妾不聽適以銀器償不受心敬吉遠其  
牛茶就學祭聞教卻能善事其不遇毋忌日輒不食  
酒肉由是夷民嚮慕漸有中土之化而吉亦益自厲

律堪獨窮理改過求仁四箴置座右忘其身之衣蠻  
也弘治初移肇慶同知地當蒼梧下流歲仍苦滯言  
孫長隄三載乃成甚為民利總督秦結為總兵官柳  
景所誣被逮言抗疏辨折時議壯馬奏表入都吏部  
尚書王恕待以賓禮遷梧州知府府為文武大吏駐  
師地民苦供億多轉徙言籍榷鹽羨利悉歸之公以  
佐費且均其役之所重者由是流庸漸復轉廣西副  
使防邊府江羣賊方畧甚併正德初進按察使踰年  
改山東右布政使吏部尚書許進重言屢上言名欲  
用為巡撫輒為劉瑾所沮會巡按御史胡節將代還

無以賄瑾微示意諸司吉乃借他銀二千兩貯之德  
州以助節事覺節被逮吉責遷兩浙鹽運使移河南  
參政尋以大計不及改廣西再遷貴州左布政使辭  
不赴卒於家吉孝友廉約富官治事不懈嘗謂學者  
不讀五經遇事便竄礙頗營陸氏學為陸學訂疑晚  
歲克養益粹疾甚猶衣冠正坐學者稱為古城先生  
下璣字聖夫丹徒人父元吉有學行鄉人稱為易洞  
先生璣幼承父訓弱冠舉成化十四年進士乞假歸  
喪辱除中書舍人並肆力於學陳獻章入都璣日與  
接論嘆曰陳子克己功至克養甚粹然吾儒當內外

動靜交養五發乃為無弊而陳子之學頗類象山是可惜也二十一年星變應詔上封事極論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大要以正君心為本以教束宮振紀綱正風俗慎用舍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用飭兵併為務而末言李汝者懇曉左道亂政宜速屏絕以清朝廷疏入帝怒欲因事罪之明年坐誥勅用璽數不令與全官徐莊等十九人俱下詔獄罪當贖金詔莊等許贖特彌璣貴州普安州判官地處遠徼非人所居璣獨携一僕之官土酋倒以黃金贄每飲必先之示無他璣曰何事不相信耶為先舉爵而却其



贊蠻人感悅悉遵要束奉表入賀道聞憲宗上賓北  
向長號三日不食至京師值王恕為吏部重璣延見  
坐語竟日詰朝更召辭不赴奏記言今日大本無急  
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  
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可攻第舉恕建其  
言將引為己屬竟為忌者所沮量移廣信通判多患  
政歷南京儀制部中尋擢廣東提學副使屬諸生以  
正學崇尚文藝士多感發歲餘入賀至清遠峽水暴  
漲舟覆舉家溺馬惟一子附他舟獲免璣謹踐履涉  
養深遠崇正闢邪獨立不懼居喪哀毀骨立動循古

禮後時年四十有七遠近莫不悼之

論曰段堅間禹錫得河津之傳制行矯矯賀欽陳茂  
烈師事白沙觀其造詣亦多所自得而羅倫莊棗周  
瑛丁璣則踐履慘峻毅然正學者也黃仲昭宋端儀  
陳選張吉皆東德不回抗顏師席又何愧焉張袞小  
吏亦義不廢公豈其有儒行歟視李行徐同爰相去  
遠矣

明史卷二百四十六

列傳九十七

鄒智

李文祥

湯

禹

劉董孫

張曷

方向

暢

亨

周時儀

武車

梁衡

王雄

姜綰

韓林

余添

彭程

李興

胡獻

易

進

鄒智字汝憲合州人年十二能文家貧請書焚木葉  
繼尋如是三年至成化二十二年遂舉鄉試第一時  
帝益倦於政而萬安劉吉尹直以奸邪居政府智憤  
之道出三原往見致仕尚書王恕慨然曰治天下在  
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毒痛四海而公顧屏

棄田里智此行非為科名欲上書天子別白賢奸極  
斯民於塗炭耳起奇其言笑而不答明年登進士政  
庶言士遂止既而陛下之於輔臣遇事必咨殊恩異  
數必及亦云任矣然或進退一人處分一事往往降  
階旨使一二小人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  
夫陛下豈策欲推誠待物哉由其進身之初多出私  
門先有以致陛下之厭薄及與議事又唯諾惟謹心  
心倪倪若有所不敢及不如一二俗吏足以任事此  
陛下所為疑也臣竊以為過矣昔宋仁宗知夏竦懷  
鮮則黜之知呂夷簡能改過則容之知杜衍韓琦范

仲淹富強才若堪任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拒契丹而  
臣元昊未聞六任之疑可以成天下事也願陛下察  
孰為疎孰為夷簡而熟之容之孰為循所傳淹弱而  
擢之日與講論治道不使小人得參其間則天工亮  
矣臣又聞天下事惟輔臣得議諫官得言諫官雖卑  
與輔臣等乃今之諫官以軀體魁偉為美以應對捷  
給為賢以簿書刑獄為職業不畏天變不恤人言或  
以忠義激之則曰非吾不欲言言出則禍隨其誰吾  
德鳴呼既不能盡言效職而復引過以歸於上有人  
心者如是乎臣願罷斥浮冗廣求風節之臣令伏下

糾彈入聞泰議或請對或輪流或非時召對羣色接  
之溫言導之使得畢致盡蘊則天聽開矣臣又聞及  
黜在朝淮南竊謀君子之有益人國也大矣以陛下  
之聰明寧不知君子可任而故屈抑之哉乃小人巧  
為讒間以中傷之耳今願德如玉怒志鯁如強珍亮  
直剛方如韋懋林俊張吉實皆一時人望亦宜兼錮  
以負上天生才之意陛下誠召此數人置要近之地  
使各盡其平生則天心協矣臣天聞高皇帝置關寺  
惟給掃除不及以政近者舊章日壞郡臣不主  
大權盡出其手內倚之為相外倚之為將藩藩倚之

為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宮禁此豈高皇帝所許哉願陛下以宰相為股肱以諫官為耳目以正人君子為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長久之計則大綱正矣然其本則在陛下明理何如耳竊聞侍臣進講無反覆論辯之功陛下聽講亦無從容沃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願陛下念義理之難窮惜日月之易邁考之經史驗之身心使終歲無間則聖學明而萬事畢治豈特四事之舉得其當已耶疏入不報智既慷慨負奇其時御史湯鼎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並

負意氣智皆與之善固相與品數公卿裁量人物互  
相題拂未幾而孝宗嗣位于弊政多所更易智喜以  
為其志且得行乃復因星變上書曰伏讀明詔云天  
下利弊所當興革所在官員人等條具以聞此殆陛  
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為奸臣所誤禁言官毋風聞挾  
私言事物論莠然故復下此條自解耳夫不可朕躬  
有過朝政有闕而曰利弊當興革不曰軒諸人直言  
無隱而曰官員人等條具以聞陛下所以求言者已  
不廣矣今欲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當求利弊之  
本源而興且革之不當毛舉細故以為利弊蓋是也



本源何在。閭臣是已。少師安持。祿怡寵。少保吉附。下  
周上太子。少保直。扶詐懷奸。世之小人也。陛下留之。  
則君德必不就。朝政必不修。此弊所當革者也。致仕  
尚書王恕。忠亮可任。大事尚書王竑。剛毅可寢。大奸  
都御史彭韶。方正可決。大疑世之君子也。陛下用之。  
則君德開。明朝政肅。清此利所當興者也。然君子所  
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遠。大抵由宦官權重而已。漢元  
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美卒。制于弘。恭。石。顯。宋孝宗嘗  
任陳俊卿。劉珙。美卒。間于陳源。甘昇。李林甫。牛仙客。  
與高力士相附和。而唐政不綱。賈似道。丁大全。與董

宋臣相表裏而宋室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係此書之盛衰願陛下鑒已往謹將未攬天網張英斷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高皇帝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以陛下聰明冠世豈不知利臣不可委信然而不免誤用者殆正心之學未講也心發于天理則耳目聰明言動中節何宦官之能惑發于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失綱枝節振陳蒙蔽得施雖有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寢失其初欲進君子退小人與天下之利萃天下之弊盡可得哉帝得疏領之居無何安直遽相繼罷斥而

書任寄如故時為常朝當侍班智告之曰祖宗盛時  
御史侍班得而陳政務得失立取進止後惟退而具  
疏此君臣情意所由隔也君幸值維新之日盍做先  
朝故事行之機不可失及起赴召至京智徃謁曰後  
世人臣不獲時見天子故事多苟且願公且弗受官  
先請朝見取時政不善者力陳之歷請除革而後拜  
命庶其有濟若先受官無復見天子之日矣二人皆  
善其言而不能言既憾智甚思傾之適遇及劉察  
獄起使其黨魏璋入智名遂下詔獄智身親三木僅  
屬喘息慷慨對簿曰智見經筵以寒暑報講午朝以

細事塞責紀綱廢弛風俗浮薄生民憔悴違倫空虛  
私竊以為憂與禹等往來議論誠有之不知其他讞  
者承吉意竟謫廣東石城所吏日總督秦紘檄召修  
者乃居會城聞陳猷章誦道新會往受業自是孝蓋  
辨其父來視怒其不以祿養養之智泣而受責弘治  
四年十月得疾遽卒年二十六同年生吳廷舉時為  
順德知縣為險而歸其喪天啓初進謹志介  
李文祥字天瑞麻城人祖正芳山西布政使父灝陝  
西叅政時進士文祥自初俊異弱冠舉于鄉成化末  
登進士內閣萬安重其才欲鈞致之以其孫弘璧與

周榜令廷款于家屬題畫楊文祥素鄙安朝令諷刺  
安深銜之未幾孝宗嗣位即止封事曰祖宗設內閣  
六部贊萬幾理庶務職至重也頃者在位多匪人權  
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仇視言官公  
行賄賂阿之則交引驟遷忤之則巧譴遠竄朝野寒  
心道路側目望陛下密察舉劾明彰國憲擇謹厚者  
俾供使令更博選大臣諮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  
疑然後體統正而近習不得肆也祖宗定律輕重違  
宜頒法司尚徇己私不恤國典豪强者雖重必寬貧  
弱者雖輕必罪惠及奸宄養成頹俗兼之風尚奢靡

禮制蕩然豪民借王者之居富室擬公侯之服奇技  
淫巧上下同流望陛下申明舊章俾法曹務遵律令  
臣庶各守等威然後禮法明而人心不敢玩也然國  
無其人誰與共理臣竊聞致仕尚書王恕王竑孤忠  
自許盡力未衰南京主事林俊思南通判王純剛方  
植躬才品兼茂望陛下起列朝端觀其議論必有裨  
益可翺明時且賢才難得自古為然習俗移人豪傑  
不免惟茲臣庶不盡庸愚能知自愧即屬名流樂其  
充蓄乃為擬品願陛下明察群情其因下營私違天  
違物者罷之餘則勉以自新庶補庶幾之路必多遠

善之人臣見登極詔書不許風聞言事古聖王懸鼓  
設木自求誹謗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為戒何害  
于國遽欲罪之昔李林甫持此以禍唐王安石持此  
以禍宋遠近驟聞莫不驚駭願陛下再頒明詔廣求  
直言庶不墮奸謀足彰聖德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  
人利誘間倘及必肆中傷如有所疑請賜面對疏  
奏宦官及執政成忠之數日不下忽召指左順門以  
疏內有中興再造語傳旨詰責文祥從容辨析而出  
遂謫陝西咸寧丞南京主事夏宗文論救不納既至  
文祥有欲門見之者文祥却立不前曰庭叅禮也此

非其所其自守如此既而安等罷去廷臣多薦文祥  
者弘治二年召為兵部主事監司以下餽贖皆不納  
到官未踰月復以言人事下獄貶貴州興隆衛經歷  
立法禁興文教苗民齊悅都御史鄧廷瓚奉命征苗  
皆以兵事大奇之欲薦為監司文祥曰昔以言出今  
以軍功進不可固辭末得乃請贖表入都因圖告歸  
疏再上不許還經商城涉冰而渡冰陷死馬年僅三

十

湯壽字用之壽州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  
孝宗即位首劾大學士萬安周上悞圖明月宣



左顧則中官森列全馬跪曰各馬跪者皆耶柳太  
監意耶曰有旨馬始跪及宣旨言跪已留中馬夫言  
由使所論皆國家大事奈何留中若等墜蔽聖聰是  
何姓名吾將為天子言之中官多咋舌退已而安斥  
馬露出義輔印馬馳跪言陛下視朝之餘宜御便殿  
擇侍臣端方謹厚若劉健謝遷程敏政吳寬者日與  
講學論道以為出治之本至如內閣尹直尚書李裕  
都御史劉敷侍郎黃景紆邪無耻或黃錄中官進用  
或依附徇幸行私不早驅斥必累聖明司禮中官李  
榮蕭敷囊為言官初罷尋黃錄復入遂撫言官通敗

憲昭盡致士氣委靡宜亟正典刑勿為姑息諸傳奉  
得官者請悉編置瘴鄉示天下戒因薦致仕尚書王  
恕王珣都御史彭韶余事章懋等而請召還建言得  
罪諸臣以勵風節帝報聞弘治元年正月再又劾禮  
部尚書周洪謨侍郎倪岳張悅南京兵部尚書馬文  
升因言少傅劉吉與萬安尹直姦貪等斥直安斥而  
留獨遺官不以為耻請大中黜陟明示勸懲又劾李  
榮蕭敬而薦簡降進士李天祥塔臺謀皆不納六月  
尚書王恕以感暑請縱經筵講上疏極言不可語侵  
怒帝是時帝更新庶政雲路火爾一時新進帝欲以

幼名自見封章旁午頗傷傲訐而爲意氣尤銳其所  
抨擊間及海內人望以故大臣多畏之而吉老不能  
堪使人詣御史魏璋曰君能去我行僉院事矣璋欣  
然爲日夜伺隙會壽州知州劉棻遺書備以金幣  
誘受之璋欲以是爲罪遠四川饑帝已遣部中江  
漢往賑而中書舍人吉人言漢不勝任宜精選四使  
分道賑濟又擇才能御史爲巡按庶荒政有裨因薦  
給事中宋琮陳瑊韓昂曹璘郎中王沂洪鍾員外郎  
東思誠評事王寅理刑知縣韓福及棻可使而巡按  
則爲定任之璋遂革疏僞署御史陳景隆等名言人

抵抗成命私立朋黨帝怒下人詔獄令自引其黨人  
以翬璘思誠蔡福對璋又嗾御史陳璧等言璘福思  
誠非其黨其黨則翬蔡及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  
知州董傑是也蔡常覬翬白金貽之書謂夜夢一人  
騎牛幾墜幸翬手挽之得不仆又見翬手執五色石  
引牛就大道因解之曰人騎牛為朱乃國姓意者爾  
當傾頤翬扶之而引君當道也翬蔡等自相標榜故  
變時政請弄文祥智傑遠治跪上言從中主之悉下  
詔獄且欲盡置之死而刑部尚書何喬新侍郎彭耜  
等持之外議亦洶洶不平乃坐蔡故言律新翬受賄

成肅州人歎周削籍而智文祥傑皆謫官吏部尚書  
王恕奏曰蔡言詞難妄不過見窮數言事不避利害  
以為一時人豪因推謝之身昔秦之時以忠諫為排  
謗深計為妖言天下至今非之陛下奈何以一蔡累  
平明之治設有如造亡秦讖者不知更何以罪之帝  
得疏意動命姑繫獄繼而執審喬新等言蔡本不應  
妖言律且聞蔡五歲而孤無他兄弟母孫氏守節三  
十年曾被旌老病且貧蔡死母必不全祈聖恩矜恤  
乃減死戍海州陽既戍無援之者至謝遣栢政始釋  
歸縣濟寧人舉進士除壽州知州廉明果毅摘發如

神毀境內淫祠幾盡置義塚興社學四鄉各建預格  
倉養老恤孤崇獎風節三年政教大行弘治初上書  
四事謂刑賞予奪人主大柄後世乃有為女子小人  
強臣外戚所攘竊者由此革心險術巧人主稍加親  
信輒墮計中愛者秉君之喜而游言以揚之惡者秉  
君之怒而微言以中之使賢人君子卒受醜昧而去  
卿相缺人則遷延餅引待有交通請屬較美易制之  
人然後薦用其剛正不阿者輒媒孽而放棄之俟其  
氣衰慮易不至大立異同乃更收錄巧計既行而利  
賞予奪姓名人主獨操賢一出於其所蔽弄進退

勢成復恐一旦敗露則又極意以排諫諍之士務使  
其君孤立于上耳無聞目無見以圖便其私不至身  
與國俱敗不止故夫刑賞予奪必由大臣奏請臺諫  
集議而後行或有矯誣窮治不輕貸則讒佞莫能間  
而權不下移矣其他卹大體勤經筵開言路語皆剴  
摯以考績赴都遂遇禍竟卒於戍所傑涇縣人性豪  
邁矜氣節與之論者月輟講也傑時以進士謁選亦  
抗疏爭且致王怒以為欺因言雖過然傑亦由是知  
君已授沔陽知州甫數月逮繫詔徵謁四川行都司  
知事歷遷河南左布政使所在盡職業為民所懷望

正德六年江西盜起巡撫王哲兵敗召選擢傑右副  
都御史代之未幾平璋既為吉心腹後果擢大理左  
寺丞坐事下獄王恕黜之為九江同知怏怏死  
張昂字仲明慈谿人都御史格孫也舉成化八年進  
士授鉛山知縣立規條事必求民利性剛明不惑神  
怪有嫁女者及婿門而夫女兩家互訐前官不能決  
昂至行邑界見大樹蔽野妨稼欲伐之從者交諫樹  
有神不可伐昂不聽戒期率衆往有衣冠三人拜道  
左若乃免者昂叱之忽不見此運斤血泣衆懼欲止  
昂怒手持斧倡之卒仆其樹樹有巨果墮三婦人絕



而蘇首言為狂風吹至樓上與三少年俱不知在樹  
巢其一即前所嫁女也有巫能隱形淫人婦女易執  
而痛杖之無所苦已并其人夫之易徑馳詣其家縛  
以歸以印印巫背鞭之立死乃盡毀諸淫祠有寡婦  
惟一子為虎噬少年欲難易代婦書牒請得虎抵罪  
易與婦期五日乃齋戒祀城隍神約繫虎至及期二  
虎果伏庭下若有守之者叱誰食吾民法當死無罪  
者免一虎起斂尾去其一伏不動易射殺之以易節  
婦一縣稱為神君鉛山谷婦人夫死輒嫁有病未死  
而先受聘供湯藥者易欲變其俗乃令寡婦背其牒

受判立二木于庭一署曰羞願嫁者跪之一署曰節  
願守者跪之民傳四妻祝氏不欲嫁舅姑未能強則  
終受願嫁牒令跪羞木下舅判從之祝氏遂投徒園  
池中死舅姑以土填其池無知者自是邑中大旱禱  
不應焉意有寃獄乃齋宿神祠夢婦人衣縞素泣拜  
覺而識其里居姓氏駕而往則烈婦冢也詰得其狀  
命瘞土貌如生焉哭之恸曰殺婦者我也撰文以祭  
天邊尖雨乃罪其舅姑為政葬焉諸異政多此類權  
南京御史弘治元年七月倣同官上言頃陛下以先  
喪遠官告孝陵將祭陰雲忽變暴風大作室室祖神

董以是啓悟陛下俾益謹嚴霜之戒與詩書陳之邇  
董諫交章論事矣而危諫糾儀者不克錦衣趨楚之  
辱是言路將塞之漸也經筵既舉矣而封章累進卒  
不能回寒暑停免之說是聖學將息之漸也內侍雖  
斥梁方而賜祭仍及使辟是復祿寵倖之漸也外戚  
既罪萬喜而莊田又賜皇親是驕縱姻婭之漸也左  
道雖斥而符書尚揭于宮禁番僧旋復于京師是異  
端復興之漸也傳奉雖革而千戶復除張質通政不  
去張苗是傳奉復起之漸也織造停矣仍聞有蟒衣  
升牛之織造巧其漸作乎寶石廢矣又聞有戚里不

時之賜珍玩其漸尚乎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顧  
陛下以為戒帝嘉納之先是南京御史黎汝等以雷  
震孝陵柏樹與易劾大學士劉吉等十餘人給事中  
周絃亦與全官方向等劾吉吉銜之其冬易絃奉命  
閱軍軍多缺伍兩人欲奏之守備中官蔣琛怒反劾  
兩人擅威福章下內閣吉修隙擬黜之外尚書王恕  
抗章曰天下大政惟賞與罰今不治失伍之罪而反  
罪執法之臣何以服天下帝不聽恕再疏爭言官亦  
論救乃相譴南京通政司經歷久之用薦遷四川僉  
事有雷豪殺人屢以賄免死者家獲訟之御史請檄

馬按治柳吏言為理鹽法非典獄其人叩首白蒙察  
賢巨萬非張發華雜不為所動者乃標為訊果得其  
情尋進列使術士周慧者善黃白術守備中官將進  
之朝馬聞即擒慧諭罪從之極遣歲餘引疾歸環堵  
蕭然擁經史自娛都御史王燦以賑濟至餽馬百金  
堅拒不得則受下戶饑民粟以荅其意知縣丁洪故  
為錫山所取士也旦夕候起居為具蔬食馬曰吾誠  
不自給奈何以此煩令君卒弗受炊烟屢絕處之怡  
然及卒念歎不具洪為經紀其喪

方向亭與義桐城人桂林知府祐從子也舉成化十

七年進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時兩京言官多不振  
向獨矯矯為尚書王恕所器弘治元年春南京內園  
火有狂夫叩長安門大呼語悖慢向率全列繆博等  
陳狀因劾守備成國公朱儀南寧伯毛文中官陳祖  
生鄭強不職并及兵部尚書耿裕無何又以雷震孝  
陵柏樹疏論大樂古制古依阿因寵徐濟巧園進用尚  
書周洪謨善進迎因及侍郎倪岳呂實都御史邊鏞  
等十一人而詆祖生強儀文中四人尤力疏奏奉朝覲  
味帝為斥通政張苗等三人而祖生強恨之攻劾且  
夜伺其短時向監後湖黃冊會南京御史余壽嘗舉

備內臣擅於後湖建制壑由致湖為之淤於是勸帝  
議起而戶部主事盧錦亦嘗以事忤祖生祖生遂與  
向家人牧羊湖灘錦盜湖為田詔其二冬考訊錦坐  
除名向還職祖生益怒故其僑郭備追論向事且言  
府尹楊守隨等死向按問不公詔勘事少卿楊謚等  
嘗內外守備官更訊再下向獄事卒無驗而劉吉從  
中主之竟誦雲南多羅驛丞多羅在群蠻中非人所  
堪向處之泰然尋署縣事有憲政用薦擢資陽知縣  
一新弊盡有坐殺人十年不決者立辨釋之歷安陸  
知州不攜妻子止一僕自隨戶不扁鋪廢城方直吏

民畏憚遷瓊州知府歲旱徒步數十里禱雨而立應  
管珠池內官橫索民財尙禁勿與威為少數入覲不  
携一物登舟時聞其僕私市一珠索而投諸海其清  
操如此竟卒於京師

楊亨字文通河津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長垣知縣  
有治行徵拜御史巡鹽兩淮苞苴不敢入改按浙江  
時歲饑有司挾督造綾紗紙供御亨奏罷之奉命考  
察官吏奏免百五十餘人弘治元年二月處州景寧  
縣屏風山有異物萬計狀類馬色白大如羊首尾相  
銜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驚懼言正統間嘗



遠此災府境大亂守因上弭災事宜謂溫處二府銀  
課歲額二萬三千有奇小民率鬻牛賣產以贖官冊  
逼迫有因而自經散為賊盜者宜急停免增設監司  
府縣佐司銀場者亦宜召還鎮守中官張慶以進貢  
為名廣行徵斂金玉珍寶奇禽異卉充滿第中又擅  
作威福濫受民詞公私咸被其害請寘之法籍其貴  
佐經費章下所司銀課得減損慶但責陳狀而已既  
而慶自陳且詰守考察不公帝遂宥慶下守事于巡  
視特卹彭韶韶為守辦給事中龐泮亦抗疏直守命  
停守俸二月慶既無所淺怒益思中之會守劾餘事

鄒滂滂亦許亨自解遂遠亨亨過止輸贖還職而屢  
黨排之遂謫涇陽知縣遣喪歸卒宦官自成化以來  
氣張甚帝嗣位雖間有罷黜而勢積重不能驟還凡  
忤之者必結黨構陷不勝不止前後被構者甚衆自  
亨外又有戶部員外郎周時從御史蘭中任儀沂水  
武衛行人永清王輝御史山西永寧車梁弘治元年  
曩時從疏言先朝遺奸汪直錢能蔡用革宜置之重  
典籍其產濟邊西京內臣及鎮守四方者寔察其弊  
否而進退之疏入諸宦官皆怒搆其奏中宗社宇不  
越格遂命法司遠治已而釋之三年秋詔修齋於太

興隆寺理刑知縣王嶽騎而過之中使梓辱嶽使誌  
於寺前儀不畢劫中使罪而姓名偶誤乃并儀下吏  
同官武清等救之不從竟出為中部知縣廷臣多論  
薦並報寢儀由庶吉士改御史治中部有聲士民頌  
之終山西叅政十一年擢巡視中城嘗以事忤尋寧  
集張鶴齡來廠中官楊鵬鵬等怒發其隸受賄事下  
秉訊當輸贖帝不許調雲南通海王濤終汾州知州  
十三年秋大同有警命保國公朱暉帥師禦之雄極  
高暉不足任請擇邊將智勇者往禦而罷中官監督  
亦重將權時苟遠方督暉軍蒙帝眷聞之怒謂雄去

言限軍機乃下詔獄謫雲南浪穹丞十五年梁條列  
時政中言東廠錦衣衛所獲盜先嚴刑具成素然後  
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請自今徑送法司毋先刑訊  
章下未報而主東廠者言梁從父即中寔先以罪為  
未廠所發救杖私棄高逸下梁詔獄給事中徐昂御  
史金洪等論赦乃得釋終漢陽知府

姜綰字玉卿弋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由景陵知縣  
擢南京御史弘治初陳治道十事又言午朝宜諭太  
故毋泛陳細故皆報聞先是中官黃賜守備南京沿  
淮蘆塲致為軍民累及他官地數區賦居民輸課者

婦人志以敬賜賜受之盡收其料而徂魏始攻軍  
不勝病及帝登極詔高凡被獻者歸其年於是得  
奏于朝帝命贈等慶勛而是時蔣琛為守備方罷罷  
慈離甚委屬給使勛歸已詐等不從逆連章劾琛數  
其十罪言以為法役官官職罪一妬害大臣妄請群  
御史秦絃罪二怒河關官失連送獄奏罷之罪三受  
民詞不由通政罪四分遠履心侵源國課罪五接季  
受班匠工銀罪六擅放用罷副都事罪七官僚情意  
欺肆中傷罪八妄奏去事周琦罪欺罔朝廷罪九保  
濟罷燕內臣竊天子威柄罪十章下刑部尚書何喬

新等請移南京法司會勘孫疏辯劄者需勘於衣  
李致省及守南京又需蔡諸司過悉以此各等致遠  
謀傾構且喬新及主事曹壁宏皆致省同鄉新黨  
亦江西人致喬新報附和有招併勘而是時南京諸  
司方于後湖會勘盧錦侵田事中官郭鏞道南京因  
乘舟過湖視之館同官孫獻等遂以擅游某地知鏞  
鏞憤還原自辨力誣御史阮錦于是令中官何穆赴  
理少卿楊繼復治之并按察事還奏孫罪多有驗所  
訝甘誣而韓等劾孫疏亦聞有不實請并遠致會  
閣劉吉素衛南京御史劾凶惡報之而孫黨多身往

要地乃相與合謀。速紹及其同官繆樛，余濟孫，蘇劉  
遜，金章，紀傑，曹玉，譚肅，徐禮，赴京論劾，而置琮不問。  
喬新及都御史屠鏞等請，并逮訊琮，帝不許。已而蘇  
其誦，諸御史為州判官，而琮守備如故。於是朝論大  
譁，言官及尚書李敏，王恕，力爭之，疏凡十餘上，終不  
聽。紹既誦判桂陽，量移寧國，同知有治績，遠慶，遠知  
府劇賊，韋七，旋常，萬妙等，久擁衆為亂，督府不能平，  
紹先後討斬之，其黨憤合，諸洞賊數萬，來攻城，紹部  
署吏民堅守，而檄四鄉民兵，自外夾擊，破走之。諸蠻  
震懼，東蘭諸州咸歸，侵地悉督，劉大夏奇其才，薦為

右江兵備副使思恩知府岑濬擅興兵襲破甲州逆  
其知府岑猛放兵四掠縉猷策提督潘蕃請討之與  
都指揮金堂由上林進合諸路兵大破賊濬自殺思  
恩遂平縉條列二府形勢請改設流官比中土遷議  
從之縉遂引疾還俄起河南按察使尋復以疾歸卒  
於家子清進士太僕少卿樗字全之溧陽人舉進士  
知東陽縣民田多詭寄徭賦失平樗復畝清丈編疏  
繪圖縉遂絕召為南京御史孝宗立偕同官陳時諫  
八事因劾內閣尹五刑部尚書杜銘右都御史劉穀  
禮部侍郎黃景兵部侍郎萬翼及掌國子監太常卿



徐瓊等九人不職一時號敢言竟為琮所簡貶吉州  
判官卒濟慈給人舉進士歷南京御史弘治初疏請  
永除納粟入監令文言浙江鎮守中官張慶廣東鎮  
守中官韋眷皆貪虐恣睢久為民患乞為選論罪同  
薦吏部尚書王恕堪任內閣都御史馬文升侍郎彭  
韶張悅阮勤黃孔昭堪任吏部報聞其冬又言南京  
守備內臣擅于後湖灘違制墾田致湖為淤塞請遣  
官嚴祭由是勘田之議起中官陳祖生等逆構成盧  
錦方向獄而濟亦坐琮事貶平度判官稍遷兗州同  
知奏言天下清軍御史多取道還家及期將代始赴

官造冊報滿乞下詔嚴禁從之官終知府絃字文冕  
邗人由進士除鎮江推官徵授南京御史有豪家奪  
民田萬計久不得直絃勾稽版籍卒還之民謫膠州  
判官遷廣德知州有異政屢致祥異士民為立石頌  
德卒于官絃少貧母病思肉不得乃為人傭書以資  
養既通籍遂終身不食肉避安福人舉進士為永嘉  
知縣徵授南京御史謫澧州判官擢武崗知州州為  
岷王封地其下頗橫遜裁抑之又欲損其歲祿王怒  
奏於朝徵下詔徵貶四川行都司斷事歷湖廣副使  
劉瑾徵賄不得坐軍儲失額復被逮已而釋之再坐

斷獄稽延罰米百石先是榮王乞辰州常德二府田  
至二千頃山場園八百里民舍市廛千餘間進與巡  
撫韓重等持勿與至是王重賄瑾悉予之反以罪進  
會裁冗員需次于家吏部擬補瓊州兵備副使瑾令  
上進歷官得罪之由見其書劾中官遷勃致仕瑾誅  
起歷福建按察使謝事歸卒進有氣節雖數遭挫辱  
志不少屈云

彭程字萬里鄱陽人成化末進士弘治初授御史巡  
視京城先是降人雜處畿甸歲久日繁集點莫制過  
朔風起塵鞭馳騎扶弓矢掠人道上事發則投威里

命監為密穴莫敢何問程每先機刺之有發輒得衷  
以為神巡鹽兩浙嚴毅莫敢干五年代還巡視光祿  
上言臣遠見光祿造皇壇器詢之乃知皇壇者先帝  
修齊行法之所陛下即位此類廢斥已盡何為復有  
皇壇至煩製器夫光祿金錢悉民膏血用得其實猶  
恐病民况杖諸無用之地頃季叔省繼曉革倡為非  
說而先帝篤信之者意在遠希福壽也今二人已伏  
重辟則禍患之來二人尚不能自免豈能福壽他人  
哉倘陛下果有此舉宜遏之於將萌如其無之請法  
所司違逆罪時帝本無皇壇造器之命得程奏大怒

以為暴揚先帝過失立下錦衣獄時給事中叢蘭亦  
進視先祿繼上疏論之帝宥蘭奪先祿卿胡恭等儻  
而忤程刑部定罪尚書彭韶等擬贖杖還職帝欲置  
之死命繫之韶等復疏救程子尚三上章乞代父死  
終不聽而是時御史李興亦坐罪繫獄李興者高縣  
人咸化中由進士歷知冠鄒平二縣廉頗能得民微  
拜御史出按陝西陳所部災異因自劾且劾巡撫蕭  
禎不職他墨吏豪宗多所撻擊而性故驕抗覲三司  
又吏知無人大吏咸憤疾布政使韓文允不能堪及  
末擢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又以部下失事為興所劾

于是許興酷刑殺人諸事帝怒遠治而興事故有給  
坐刑死者至十有三人帝素仁厚聞之益怒刑部當  
與贖杖為民帝不許命俟朝審以聞及期詔等錄上  
與及程罪狀詔興新程并家屬戍隆慶于是文武大  
臣英國公張懋等合疏言興誠有罪然為巡按充舉  
憲條使貪吏敢敵其所斃多犯罪不宜當以死程用  
疎為職言出志懇若坐此戍邊則作奸枉法者將何  
以罪之尚書王恕又特疏論杖乃減興死杖之百倍  
妻子戍賓州而程竟無所減程母李氏年老無施子  
叩關乞留程侍養南京給事中毛珵等亦奏白昔劉

高錫附王叔文當竄遠方裝度以其母老為請得改  
建州陛下聖德非庸中主可此而程之罪亦與高錫  
策同析少賜釋憐全其母子不許子尚隨父成所處  
舉廣西鄉試明年帝終念程母老放還其後劉瑾亂  
政途踰程逆隨時稍虧額探報其家償緡時程死父  
妻止遺一孫女孳產不足則并女鬻之行適甘為沈  
深韓文保定新城人由進士官終巡撫在寧夏時嘗  
奏止捕生豹歷官以和厚稱為用私憾義陷與死時  
護少之

胡獻字時臣揚州興化人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御史踰月即極論時政數事言屠蒲為吏部尚書  
王越李憲為都御史皆交通中官李廣得之法宜按  
治然廣所以得售其奸者由陛下議政不任大臣而  
任廣輩也臣聞祖宗時恆御內閣商決章奏經筵日  
講悉陳時政得失又不時接見儒臣今幸聞之禮自  
成化朝久廢經筵祇循故事而日講又復廢罷願陛  
下追舉舊制復日講擇講官凡政事關違背奸陳說  
庶啓沃為不虛也京通二倉總督監督內臣每收米  
萬石勒白金十兩以歲運四百萬石計之入四千兩  
又各占斗級二三百人使納月錢大監督倉儲自奉



戶部馬用中官願賜罷遣京操軍士月數千里至西  
總兵坐營等官各使分屬辦納月錢乞覆革以蘇其  
困陛下每遇災即修省去年春因災求言疎官及部  
中王雲鳳主事胡燿甘有論奏留中不報雲鳳尋得  
罪如此則與不修省何異願斷自聖心凡利弊常與  
革者即見諸施行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逆者但為內  
戚中官泄憤報怨如御史武衛忤壽寧侯張鶴齡及  
太監楊鵬主事毛廣忤太監韋眷皆為校尉所發推  
求細事誣以罪名舉朝皆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  
今日言之異日必為所陷然臣弗懼也疏入鶴齡與

卷各疏辨下獻詔獄謫藍山丞獻由是名聞天下未  
赴選宜陽知縣馬文升薦於朝遷南京都察院經歷  
武宗即位權廣西提學僉事重行檢崇實學試舉獻  
詣學宮召諸生講書史令人人自言其所得而從容  
開諭之各盡其意而去遷福建副使仍領學政未任  
卒獻誠篤敦重為諸生時無寒暑風雨日一至學宮  
性孝友內行修飭父或稍弗樂即長跪請罪居官每  
進食妻具服與獻見中堂獻坐茶至妻進茶再拜跪  
坐妻乃進食竟食旁立不執劔鄉人稱獻為行無間  
言初與獻同下獄者有寧都胡昂由進士擢吏科給

事中先是諸王之國率煩擾公私弘治八年並王將  
啓行以易言命獲從官某啟明年是以災異劾侍郎  
黃傑李並總兵官馬儀神英等八人其冬巡視內庫  
又劾監守中官賀彬貪黷八罪彬既辨且許易遂下  
獄久之得釋程敏政奉祖方廷鞠法司白昂聞珪據  
舊制令六科共事時易以戶科左給事中署科事侍  
同官魏玘林廷玉于宣王瑄往會鞠昶詞少屈廷玉  
從旁助之東廠遂劾易等皆昶今僚不當與訊得旨  
下詔徵昂珪請罪皆停俸既而昶等獄成易等猶被繫  
未訊大臣以為言始令獲職而調廷玉外任易以母

憂歸哀毀卒於道

論曰以孝宗之賢孰能納諫其時直臣蒙禍者又何多也觀鄭智諸人率力持群醜凜然有國士之風乃宵小合謀陷之罪彌甚或陰計中之使人主墮于術中而不覺吁可畏也已蓋在上者惟至明乃能不惑苟稍有懷疑即讒賊乘之而忠言見棄矣如漢文之於賈生皆是也